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

第四回 割股肉天神感格 攜登程妻妾同心

話說巧珠見大娘病勢沉重，日夜祈禱，幾及一月，不見輕可，反覺日重。一日。忽然一念道：「嘗聞割股治病，可以感天心，再無不癒。我看大娘病勢如此沉重，藥又不肯再吃，祈禱又不靈驗，除此再無別法了。」等至夜靜，瞞了爹娘，服侍大娘睡好，點起香燭，對天又禱告了一番，拿起小刀，在手臂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將布包好了手，然後將肉煎起湯來。候大娘醒來，拿到牀上與他吃。大娘也不知道。巧珠候他吃完，方能去睡。 你道巧珠割去了手上的肉，豈不疼痛，還是這般安閒自在麼？原來至誠感神，況他原是一位一品夫人，鬼神自來扶助，所以不覺疼痛。那知已驚動了過往鑒察之神，急急奏聞上帝。

上帝道：「秦氏本是個一品夫人，應受丈夫、兒子封誥，夫妻偕老。只因妒心太重，凌虐丈夫，已經減壽絕嗣，不得善終。

今虧許氏感化，已知悔過自新。但恐其心不堅，當命伊陰魂夢中提醒，復還本原便了。至於許氏，本來也是一品夫人，但只能為妾，不能為妻，當受兒子榮封，不應有丈夫封誥。今彼一片誠心，祈神割股，全無一些妒忌之念，女子中實為難得。可即使秦氏扶助他一付丈夫封誥，永相和好，以明誠心感格之極，與天下婦人做個榜樣便了。」

且說秦氏吃了湯，竟齣齣睡熟，忽見母親到來，對他說道？

「我兒，上天為你妒心太重，凌虐丈夫，減你紀壽，絕你子嗣。

幸今悔過自新，又虧義妹祈禱心誠，割股醫治，病體不日痊癒。

須要小心靜養，日後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，毋忘義妹恩德。我自去也。」秦氏見說，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母親一向在那裡，今日回來，又要那裡去？」只見母親將袖子灑脫道：「我死已久，你難道不知麼？你的性命，全虧許家一門相救，便如你重生父母一般，不必係戀著我。」秦氏還要趕上去扯，被母親一推驚醒，卻是一夢。思想母親死已十數年，如何今日忽來托夢與我，使我毛骨悚然？說我的性命全虧許家一門相救，便如重生父母一般，這也罷了。又說全虧義妹祈禱心誠，割股醫治，病體就好。我想義妹定是巧珠妹子了，但他為我誠心祈禱，也就感他不盡了。若說割股，此是古來大孝子感格天庭之舉，他卻只有我受他的恩，他卻並未受我一些好處，怎肯學大孝子，做起割股之事？想來決無此事。又一想，道：「是了。在萬死一生之地，拼身捨命救我出來，性命尚然不顧，割股竟或有之。

問他決不肯說，且看病若能就愈，慢慢細訪。真有此事，不是什麼義妹，真正是我再生父母了，定當讓他作正，拜他爹娘為父母，侍奉終身，方能報其萬一。又說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，不知果有此日否？」心上不覺歡喜，把一天愁悶，撇到東洋大海去了。此雖一夢之功，卻是割股之力，感格天心，方有此夢。

病勢日漸輕可，秦氏知夢有靈，固甚歡喜；巧珠見割股有效，也甚喜悅，服侍倍加懇勸。又過半月，竟能起牀，飲食漸進。許雄又竭力買物調理。巧珠從山上逃回，還未寬衣解帶。

那一日，秦氏勸他脫衣同睡，並有心要驗夢中割股之言。巧珠無心，把衣裳脫去。秦氏偷眼一看，見他手臂上果包紮了一塊，便一把扯住，問道：「你手上為何包了這一塊？」巧珠道：「因生了一個瘡，所以包的。」秦氏道：「賢妹，休得瞞我！我半月前已知道，只想世間那有這般深情重義的奇人，所以將信猶疑。如今看來是真了，如何還瞞著我？」巧珠道：「奴家並未做什麼事，不知大娘曉得甚麼來？」秦氏道：「我那夜在睡夢中，見我母親來，對我說，我已壽死，虧得賢妹誠心拜禱，割股醫治，感格天心，病可全愈。後日還有夫榮子貴，妻妾團圓。醒來原曉得妹子待我情深，誠心拜禱，定然必有之事。但想割股療病，係千古以來大聖大賢的孝子孝婦所為，賢妹雖則情深義重，豈肯為著我受此痛苦，誰知果有此事！」便一把挽住巧珠，痛哭道：「我的恩妹，你要我病好，自己痛苦不顧，叫我怎生報答得盡！自後我也不敢叫你妹子，你也不必叫我大娘，我的性命終始賴你保全，情願讓你作正，我便終身服侍你，也是甘心的。至於你的爹娘，都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明日請他進來，就拜他做個爹娘。你可對他說，只當多生一個女兒，斷斷不可推卻。」巧珠也含淚道：「大娘言重，可不折了我的壽，叫我怎生當得起！」二人痛哭一會，方才安睡。

到得天明起來，梳洗了，就請進許雄夫婦，將兩張椅子擺在上面，要他坐了，拜為父母。許雄止住道：「大娘說甚麼話！

你是個相府千金小姐，我們是個山野匹夫，方才大娘這一句話，已折了我夫婦的壽紀；若還受拜，可不折殺我！快請自重。」

說完就要走出。秦氏道：「爹娘不須推托。古來高賢逸士，隱居山林者頗多，較之朝臣顯官，反勝幾倍。況奴雖生宦室，前日被盜所擄，若非令愛拼身相救，已作故人久矣。就是日今患病，若非令愛割股祈禱，一片誠心感格，爹娘極意調護，參苓相救，焉望還有好的日子！則奴家向日之身，如作已死之身；今日之身，實同再造之身矣。爹娘若必不肯認我為女，是欲獨為君子，不屑要我拜認，我有何顏旋歸故里？甘作負心之人，不如尋個自盡罷！」許雄見他執意要拜，勢難挽回，只得在旁答拜了。

秦氏又扯巧珠在上拜謝，巧珠再三推許許雄道：「大娘一發過謙了。我女兒正要靠著大娘照拂，理應服侍的，怎說拜謝起來！」秦氏道：「我受他如此大恩，殺身尚難圖報。昨晚已與說明，讓他作正，奴家願居側室，自後斷不可再叫我大娘。

今日一拜，理之當然。」何氏道：「大娘差矣。莫說名分所關，不可紊亂；已承你謙虛，姊妹相稱，也要序齒。怎說讓他作正，拜謝起來？」秦氏道：「既爹娘如此說，就拜姊妹，奴家齒長，只得僭了。但妹子以後只可叫姊姊，不可再叫大娘了。」那時二人只得平拜了四拜。自後秦氏叫巧珠妹子，稱許雄夫婦為爹娘，巧珠改稱秦氏為姊姊，一家和樂，更覺親熱。

條忽又過了十餘日，秦氏身體復舊，與巧珠商議，不如棄了此地，迎請爹娘一同回家，以便早晚侍奉。巧珠與爹娘說知，許雄夫婦亦甚歡喜。隨即僱了一乘驪轎，打發秦氏與女兒坐了，又僱了幾個牲口，裝了行李，然後將莊子放火焚燒，夫妻上馬同行。

一路直到瓜州渡江，至鎮江口僱了一隻船，四人一齊下在船中，說說笑笑。過了常州，又到無錫。正當春光明媚，遊人甚多。秦氏原向知惠山秦園之景，甚堪遊玩，對許雄說了。許雄隨吩咐船家傍泊，留何氏看船，自同秦氏，巧珠上岸，一路尋芳玩景，來到惠山秦園。只見許多宦家內眷，僕婦俊婢侍從攙扶，家人在前引路；又有許多小家婦女、無人隨從，弄出多少醜態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遊玩之處，必有一班浮浪子弟、無籍棍徒，成群逐隊觀看婦女。見了隨從多的，便道：「這是鄉宦人家，不可造次。」不過遠遠觀望。見沒有隨從的，便說：「他定是小家。」故意擁上，團團圍住，使他進退無路，不看到滿意不祝弄得這些婦女，臉漲通紅，恨不得哭將出來，眾人還拍手大笑。秦氏回顧自己，只有巧珠二人，欲進又退。誰知那些惡少，早已看見他二人生得十分標緻，隨從只一個男人，視為可欺，一擁前來，也要截其去路。秦氏已經嚇慌，幸虧許雄本事好，向前推開道：「有堂客來，怎不讓些，反來阻住了？」眾人聽他說話是異鄉人，更為可欺，且見他只一人，就是有本事，也寡不敵眾，趁他來推，齊齊上前，要與他廝打。還有那班浮浪子弟，不善廝打的，就想去調戲二女。那知他父女二人一齊動手，光棍惡少都打得七跌八倒，飛逃而去，還恐許雄追趕，怪爹娘少生了兩隻腳。

秦氏幸未受辱，然亦無心遊玩，隨即一同下船，心中氣悶，說：「今日遊山掃興，還虧爹爹、妹子本事好，未至辱身。不然幾乎要出丑了。我想這班惡少雖然可惡，見這些有丫鬢護從的，便道是宦家，原不敢惹他，只欺了這些沒護從的。可見牡丹雖好，斷要綠葉扶持。想我娘家好丫頭甚多，出嫁時，哥嫂要撥幾個贈嫁，我都回了。到夫家，好丫頭也不少，又盡行賣去了。只留一個小丫頭，又被強盜殺了。想起彼時情性，十分乖戾，如今悔已無及。意欲回去多討幾個標緻的，大改前非，妹子以為何如？」巧珠道：「如此甚好。只聞美色出在蘇州、揚州二處，如今前去，就是蘇州，何不就在彼處討了帶回？」

秦氏道：「此固甚好，只可惜沒有銀子在此。」巧珠道：「姊姊若果然要討，只要看有中意的，爹爹現有銀子在此，將來討了再處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極妙的了。」便與許雄一說，也道甚好。

未幾，已到蘇州，將船停泊閘門，叫船家上去，尋價做中保的媒婆，「叫兩個來，我要討幾個丫鬢哩。」船家上去了一會，同

了兩個媒婆下來，一個叫矮腳丁婆，一個叫快嘴張婆，與秦氏等見了禮。秦氏對他說要討幾個丫頭，二人領命出去，少刻各領一個下來，秦氏一看，一個只好十來歲，兩管黃濃鼻涕，掛在嘴上，說要八兩銀子。一個年紀倒有十五六歲，生得甚矮，且一頭癩痢，說要十兩銀子。秦氏道：「我要討幾個上好美貌的丫頭，婆婆怎領這樣的來我看？」媒婆道：「這個價錢相巧，好的價錢重，恐大娘說不來。」秦氏道：「我只要好的，價錢倒不論，有甚說不來？」媒婆道：「這等有兩個絕好的在那裡，我們就去領來，不知可都來要看？」秦氏道：「只要好，十幾個也要。」媒婆隨即上去，即刻領了兩個下來，也只中等姿色，要五十兩一個。秦氏道：「這兩個也平常，怎要這許多銀子？你可領去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兩個賞封，每人一個，送他做勞步錢。二媒婆一頭下船，兩人私議道：「看他也不像用得起丫頭的，還要說這些大話來騙人。」一個道？

「若說騙人，怎又拿這兩個封筒來，難道自騙自麼？」一個道？

「莫非門戶人家討粉頭麼？」一個道：「看他行動，又不像門戶人家。如今只有去試他一試，就明白了。」丁婆道：「怎樣試他？」張婆道：「前日鄒太太對我們說？『要將十六個女子並行頭，急切一齊要賣。』這卻都是絕色，難道還叫不好？對他說，看他怎麼樣。」丁婆道：「這要三四千金，他就轉一萬世，也買不成哩！我也沒有這閒力氣，我自去了。」張婆道？

「我也明知他討不起，只是可惡他說大話，要去耍他。」

隨即獨自一人重到船上，說：「大娘，你果然要討標緻的，我倒有十五六個絕色的在那裡，還有一付行頭。他家要一總賣，價銀倒肯讓些。只不知大娘可要這許多？」秦氏道：「你且說那家為何要一總賣？」媒婆道：「就是閩門內鄒御史老爺家。」

前年御史老爺在京寄信回來，要教一班女戲子，帶進京中送甚麼王爺。太太便連夜相中了十六個絕色的丫頭，費千餘金討了，又請幾個名師，教成一班女樂。上年又費了數乾金，置買了一付行頭。正要送進京去，不料御史老爺因夫人無子，想要娶妾，夫人妒忌不容，日夜吵鬧，夫妻忽然一齊暴病而亡。老太爺、老太太聞知，悲痛幾絕。又兼他族中見他無子，人人等繼，想他家產。老太爺一氣成病，甚是沉重。老太太見這光景，要這女優何用？故前日喚我去，說急於要出脫。又道這班女子，教成音樂，搬演戲文，足足費了三四千金，老太爺為他，費盡心力，若一折賣可不前功枉費了，連行頭一齊賣，情願明讓些。

不知大娘可要否？」秦氏聽了大喜，私對巧珠道：「這個倒甚好。我嫂嫂向年教成一班女戲子，費了多少氣力。他今現現成成的，豈不便宜！隻身邊無分文，爹爹所帶，也決無這些，不知可能等得家中取來否？」巧珠道：「家中既有銀子，這有何難？只須與他講定價錢，立了文契，先將爹爹的銀子押了契，叫他打發一個管家，同媽媽押了丫鬢、行頭，跟到家中兌還銀子。路又甚近，來往不過數天，諒無不肯。」秦氏道：「妹子之言有理。」隨將此言說與張婆。張婆道：「數千金交易，說得這般容易，莫說鄒太太不放心，就是我也不敢去說。請問宅上住在那裡，家內作何生理，要討這些女子何用？」秦氏道「這也問的極是。」巧珠連忙接應道：「媽媽，你去對太太說，盡可放心。我大娘姓朱，住在紹興府城中，公公是禮部尚書，官人是上年新中的舉人，現往京中會試。娘家姓秦，父親是兵部尚書，他哥哥現任吏部員外。我大娘只因上京路上遇盜，把從人殺死，所以要討幾個丫鬢。不是無名少姓之人，怕騙了去沒有銀子麼！」媒婆聽說，嚇得連忙跪下磕頭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夫人！老婢有眼不識，多多有罪！老婢即刻去說，想鄒太太一定允的，就來復命便了。」秦氏急急扶起。

媒婆隨即到鄒家，將秦氏之言一一說知。鄒太太聞說紹興兵部尚書的女兒，又是禮部朱尚書的媳婦，要買他的丫鬢與行頭，又說哥哥吏部員外，丈夫是上年一榜，便道：「如此說，他與我家有兩重年誼了。他哥哥員外老爺，與我家老爺是會場同年，前年進京，又來看過老太爺的。若說朱尚書，只是我家老爺鄉試的座師。既是他要，極妙的了，價錢一發不好計論。

就是銀子沒有在此，聞他家甚富，就打發人同媽媽去取也不妨。

你可去回覆他，並替我候候他。他若果要，就著人上來，瞧看過估價目便了。」

媒婆隨即到船，將太太的話回覆秦氏。秦氏道：「如此，媽媽也替我候候太太。」即請許雄同媒婆上去，「若有中，還要請太太的價。」隨到鄒家。太太喚出十六個丫鬢，並送出行頭細帳。許雄先將眾女子一看，個個都是絕色，然後將行頭照帳查看，見色色俱全，又都豔麗異常，新奇奪目，真值三四千金。隨即下船，對秦氏一一說知。托媒婆請價，太太說：「若論我家所費，有四千餘金。原說一總出脫，情願讓些，況係年家，更不比別人，悉聽夫人便了。」秦氏道：「竟是三千金了。」媒婆聽說大喜，就請許雄同去成契。媒婆串通鄒僕，在太太處只說二千六百兩，於中分享了四百金。當即先交五百金押契，太太就打發丫鬢與戲箱起身。許雄又另外叫了兩隻船。正要下船，誰知矮腳丁婆知了風聲，連忙趕到船口，向秦氏磕頭道？

「老媳婦有眼不識，多多得罪夫人。鄒太太處丫頭與行頭，原是老媳婦說起，望夫人作成一中保。」秦氏道：「押契已交，契已送來，媽媽來遲了。」丁婆道：「夫人講定多少價錢？」

秦氏道：「三千兩，太太已經說妥了。」丁婆隨即（接？原文尚有「到了趁其時」，當係衍文）趕到鄒家，對著太太磕頭道？

「朱夫人處討些姐姐，是老媳婦先說起，張婆竟搬去了我，望太太作成，帶一中保，多寡分些中費，猶如太太賞賜一般。」

太太道：「既是你先說，為何不早來？如今人契都發去了，你怎能作中？」丁婆道：「太太一總得他多少價錢？」太太道？

「因為年家，不好計論，只得二千六百兩。」丁婆聽說，知後手到有四百兩，急急趕去尋見張婆，要分他中費。張婆說：「我費神費力做現成了，你又不曾開口，走一步路，怎又分起中費來？」兩人相爭相嚷，竟要相打。丁婆倒走開道：「我也不與你相爭。我想鄒太太既賣，豈不願多價？我如今偏要比你的價多二百金，怕不聽我！朱夫人要買，豈不願價少，我如今偏要比你的價讓後手，怕他不歡喜我！總拼得一個一個賺，還要弄得你兩頭要打，看你中費賺得成賺不成！」鄒僕聽了，明知他已曉得四百兩後手，急急從中調和，叫張婆賠他的話，許他五十金。丁婆不肯，直許到百金，寫一欠票與他方去。鄒僕與張婆也才放心下船隨去。

且說秦氏見討成了，好不歡喜，叫一隻船裝了丫頭，命媒婆相同，一隻船裝了戲箱，請許雄在船照管。不數日到家，叫船家上去報知。家人等聞知，立刻到船候見。秦氏吩咐備轎馬上船。正是？既上高山頂，方知反舍歡。要知秦氏到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